



如是我見
耿艷菊

很長一段時間，樓下不遠處的那片地方是雜亂無序的荒地，溝溝壑壑，低窪不平，還有斷磚殘瓦堆着，荒涼、破敗、暗淡。接着又有一段時間，這片荒地被高高的藍鐵皮圍了起來，它在悄悄地吐故納新。又過了一段時間，藍鐵皮去了，荒地成了清新漂亮的小園子。栽了各種各樣的樹木，還有一片片的綠草地，休閒的木椅，可以散步靜心的小徑，齊整整的，新斬斬的，賞心悅目。尤其是靜寂的早晨，從園子經過，植物綠意蔥蘢，高高低低，參差錯落，清新明亮的氣息升騰着，感受着心曠神怡的風景和空氣，以歡欣的心情迎接新斬斬的一天。

園子旁邊有乘車的站台，等車的時候，不由得會往園子裏瞥一眼。木槿花開了，海棠果的胭脂色真漂亮，草地上兩隻小麻雀旁若無人地聊天，藥樹的果子比花還美……每一次目光落到小園子裏，都不會讓人失望，都會遇到驚喜，有新的發現和喜悅。等待不再是一件無聊的事，不再是一種焦躁的心情，而是充滿了期待和歡欣。也許只有那麼一兩分鐘，卻讓整個人安靜了下來，也給自己一個欣賞身邊風景的小時光。

常走的胡同近來在重修。年深歲久，路面有些坑窪不平了，路邊的花壇舊了壞了，門窗斑駁了，磚瓦舊了。老胡同顯得老態龍鍾，暗淡無神。老胡同經過一段時間細心地梳妝打扮，吐故納新，一下子神采奕奕起來。路面鋪上了古意的灰磚，門窗粉刷一新，房頂上換了新瓦，牆面都整齊地刷成耐看古典的灰色。走在老胡同裏，古意猶存，又明

客居人語
姚 船

安大略湖的浪花

不讀「書」的時代

吳 捷

近年讀學生期末論文，經常大為皺眉。十來年前，學生時代和入職之初，我和我的學生寫論文、做口頭報告，必去圖書館找書，然後一燈瑯瑯，閱讀、摘要、整理思路。最近幾年，「○○後」新人類登場。資料是查的，但圖書館像牙醫診所，非必要不靠近。拿到問題，先上網搜關鍵詞，數據庫文章和解說視頻優先。讀他們的論文，「文獻引用」部分大半是網絡資料、文章和綜述，極難見到書籍。

心中廢然而嘆：「同學們，為一個課題讀一本書，不會死的。」

又自嘲：「嘿嘿，這話說的，像從二十世紀穿越回來的老人。」其實我正是踏在人類思維方式分水嶺的兩側。近年，我們遠離的是書，還是一種特殊的閱讀方式？

昔日，文字媒介是主流。獲取信息，研學思想，激發靈感，主要經由書籍，再由報紙雜誌補充。讀讀《簡·愛》之類老小說，人們茶餘飯後做什麼？主人拿出一本詩集朗讀，客人圍坐傾聽——今天看來，簡直要把人悶壞。後來，謝天謝地，有了收音機、電影、電視、網絡，探索世界的門徑更多了。但「讀書＝認真學習」的傳統想法不易動搖，所以我難免對「新人類」皺眉。

拿掉懷舊的濾鏡就可以發現，人類並不怎麼特別愛書；那個回不去的往昔，也並非「全民讀書」的黃金時代。不讀書的人，本來就不讀書——打牌、看戲、吹水、翻娛樂雜誌。只不過許多愛讀書的人，後來也讀得少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村上春樹給報紙寫過一篇《人們為何不讀書了》，說自己的閱讀量比少年時減少五分之四。他分析：少年時空間多，時代氛圍「唯有讀書高」，沒有錄像機，唱片

寥寥數張，容易產生讀書的心情；時代一變，俱往矣，書僅是各種媒體中的一員。不過，智能手機普及後，把書的替代品做到了極致，成為最後一根稻草。一座高檐深院的傳統老餐館，突然旁邊新開好幾家閃閃發亮的大型自助餐廳，無限供應，免費試吃，還能根據食客口味推薦菜品。老餐館的營業額怎能不插水？

智能手機改變的，尤其是注意力方式。讀好書費腦：要沉浸，要耐住鋪墊，要記憶上下文，要構建邏輯體系，要體會人物關係和敘述結構，換讀另一本則需重複上述種種，成本太高。許多手機文章和視頻都不長，門檻低，單位時間情緒回報率就顯得更高。可是，源源不斷送到嘴邊的零食吃太多以後，安靜坐下來慢慢品味一頓大餐，就變得越來越難了。

話說回來，書就一定值得讀？好比人攝取能量，不必盯緊某一種食物，端看蛋白質、維生素、纖維素等養分含量。閱讀並不限於讀書，書只是載體之一，嚴肅讀者追求的是內容密度、思考深度，是改變自己「三觀」的力度。一本「水書」，不敵一篇簡明扎實的網文。我算讀書狂魔了，多年大量閱讀，發現近年新書越來越「水」。觀點或故事還不錯，三十頁長文足矣，偏要大量注水：同類實例換包裝，車輪轆話重複解釋，膨脹為三百頁虛飄的營銷氣球。我常（被迫）讀的學術書也不乏此類，彷彿一本紅燒肉的菜譜，高屋建瓴，先從養豬寫起。所以讀者也不樂意了。花錢買下，再花三個晚上讀完：「就這？」暗暗責怪年輕一代不讀書的，不妨先看看現在的「書」成了何種模樣。

因此，我雖是讀書狂魔，近年也很少讀新書了，而是選擇回歸世界人文經典，諸如中國先秦哲學和明清小說，古希臘哲學和戲劇，近

代至二戰前歐美文學；現當代作家則關注幾位讀過並欣賞的。三個晚上的人生與其耗在「水書」，不如交給全人類檢驗過的柏拉圖和孔子。而且你會發現，「水書」說的那些，兩千多年前的智者早已給出過答案，而且回答得既親切，又有趣。

讀者的選擇和習慣改變了，反饋在市場，作者和出版體系也不可能無動於衷。此前傳統專欄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離開《紐約時報》，轉向一家直接訂閱的網絡平台，因之前積累有穩定讀者群而相當成功，成為美國出版界一大熱門話題。傳統出版，作者要經過出版社、發行、書店才能到達讀者，如同農產品經多個環節進入超市再被買走。新模式下，農民（作者）在農貿市場（內容訂閱平台）擺攤，直接把自家產品（文章、漫畫、視頻等）賣給消費者，市場（平台）只收取少量攤位費（從訂閱收入中提成）。作者仍在創作，但更期望掌控內容；



◀十月二十三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辦的二〇二六年赫爾辛基書展上，人們在翻閱書籍。
新華社

潮僑「回故里」，揭陽有個家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廣東揭陽這幾年發展很快。兩年前，揭陽市領導到香港推介「潮僑坊」項目，決心打造華僑交流中心、凝聚僑界力量。去年十二月筆者出席該市「千年古邑，潮僑情深」主題活動，其中一個重點內容是「潮僑坊」動工儀式。本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連續兩天，揭陽市舉行「潮僑聚故里，情義滿揭陽」活動，二十二個國家和地區共五百多名海內外僑領及社團代表跨越山海回鄉赴約，重頭戲就是為剛剛封頂的「潮僑坊」一期工程舉行建成啟用儀式。短短兩年，好事成真。筆者躬逢其盛，為揭陽的發展效率和發展勢頭感到由衷欣喜。

潮僑坊簡言之就是會館街，位於市區榕江南河北岸，西鄰西湖公園，東有南浦漁歌，北面是古城區。一期佔地面積七十三畝，包括兩排共十四幢獨立會館，分別屬於香港、澳門、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老撾、菲律賓、巴西、加拿大、美國、新西蘭、澳洲，以及國際潮團等十四家潮團，再加上一座公共服務中心，西北側潮僑堂為配套會議活動中心，還有小橋流水，遊船碼頭。二期工程包括印尼、英國、挪威、阿聯酋、緬甸等多個會館已經啟動。藍圖已經落地，歷史揭開新一頁。從此，揭陽擁有可與汕頭小公園、潮州牌坊街相媲美的「僑」字地標。從人文角度看，潮僑坊不僅為這座兩千年歷史古城增添一道獨特的風景，而且為近代以來盛行於海內外的中華會館文化的傳承，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潮僑坊的設計別具特色，有別於流行的仿古風格，這裏既有南洋騎樓的風韻，又有潮汕祠堂的煙火。窗含綿綿揭嶺，門對悠悠榕江，是跨越山海的鄉愁和異國創業的傳奇的完美結合。而每一座會館又各具鮮明的潮團所在國的風格，例如老撾館大門外形的設計有該國著名寺廟塔鑾的影子，美國館大門上方四條白色羅馬圓柱，引人聯想到華盛頓的著名建築。還在裝修的潮僑堂，其設計融合揭陽古蹟進賢門、學宮、城隍廟等建築特色，打造兼具潮汕文化底蘊與現代功能的會堂。當地官員形容，潮僑坊落成之後，世界各地的海外潮團在揭陽就有了一個家，僑胞鄉親們每次回到揭陽，可以在會館休閒度假、洽談業務、舉辦各種活動。一座會館，讓廣大海外鄉親根有所繫、情有所歸、文有所載、業有所興。

潮汕地區自公元前二世紀納入中央王朝行政建制，西漢設「揭陽縣」，隸屬於南海郡。因此有所謂「未有潮汕、先有揭陽」之說。唐代韓愈刺潮令潮州名揚天下，近代海運方興，汕頭開埠，連遠在英國的恩格斯也關注這座新興港口城市。現在無



▲揭陽潮僑坊加拿大館。
作者供圖

論海外習慣叫潮州人講潮州話，還是內地普遍稱潮汕人說潮汕話，都好像與揭陽無關，揭陽對此難免覺得委屈但又無奈。若論潮汕地區汕頭、潮州、揭陽三市的知名度，揭陽居榜末是不爭的事實。

近年潮汕文化大熱，揭陽市加大宣傳力度，透過不同方式致力打造「潮人故里」品牌，加上影片《給阿嬤的情書》主要拍攝地點在揭陽，當地趁熱打鐵，市委書記親自為「阿嬤」打call的視頻在手機自媒體廣傳。而最大手筆就是這個潮僑坊項目，廣邀五百多位海內外僑領和社團代表，共同見證揭陽守護潮人故里和弘揚潮僑文化，賦能僑鄉高質量發展，這是一篇「僑」字的好文章。筆者在現場有一種感覺，這次「潮僑聚故里」活動的影響力，可以媲美兩年一度的國際潮團聯誼年會。

走筆至此，筆者想起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本欄《回家、回潮、回故里》一文中提議，當潮僑坊項目落成時，「揭陽應該爭取成為繼汕頭和潮州之後，潮汕地區第三個主辦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城市，年會的主題既不是『回家』、也不是『回潮』，或許可以叫作『回故里』」。當時揭陽的領導對筆者這一建議表示讚賞。國際潮團年會明年由新加坡潮州社團主辦，而揭陽則藉舉辦這次活動的機會，在包括新加坡僑團在內的五百多位海內外潮團僑領面前，打出「故里」的招牌，的確是一個好招。

參觀潮僑坊的一眾僑領在盛讚之餘，也提出一個問題，未來各個會館如何經營和運作，讓潮僑坊真正成為世界潮人僑胞的家，還需要各個潮團及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共同努力。

讓人眼前一亮。

沙灘上，不少小朋友蹲下身子，正在堆積幼小心靈嚮往的城堡或房子，大人在旁邊帶着舒心的笑意注視着，任憑他們玩得渾身濕漉漉的，滿臉泥沙。大家都穿着五顏六色的泳衣，累了，就大手牽着小手，或者互相追逐着，直奔湖裏，濺起簇簇浪花，也伴隨着陣陣笑聲。

而在人行道，悠閒散步的人三三兩兩走過，只有那位小提琴手，背靠大湖，站在面前那個敞開的琴盒後面，用雙臂和琴弦，為絢麗的晚霞，為寫意的時光，唱着讚歌。

我坐在供遊人歇足的長背椅上，望着水天連接的遠方，往往陷入遐思。那裏已是美國，我的姐姐和妹妹分別住在其中兩個城市。雖然美國與加拿大是兩個不同國家，但傳統的友誼，使兩地如兄弟般共同屹立在北

美洲大地。

加美一萬多公里漫長的邊界不設防，只要出示護照，就能過關。人民友好往來，貨物交流順暢。我和姐妹之間，不是經常見面，但要團聚，駕車或搭飛機都很方便。雖然搬離舊居已好多年了，也很少再去享受安大略湖迷人的黃昏，但那閃光的浪花，仍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

不久前，寧靜的安大略湖面上，卻無端颳起一陣「狂風」，掀起洶湧「巨浪」。那不是大自然現象，而是人為染指，出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手筆。

自從特朗普對全球發動貿易戰以來，對加拿大虎視眈眈，反覆揚言要把加拿大吞併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今年八月，加加美的關稅協定即將完成時，特朗普又突然提出附加條件：加拿大不能與其他國家簽署任何自由貿易協議，在出口稀有金屬等重要礦產

時，要先滿足美國的需要，完全藐視加國主權。

加國總理立即撤回談判代表。特朗普惱羞成怒，除了再加關稅，還下令把安大略湖改名為「美國湖」，其野心昭然若揭。

加國朝野齊聲表達憤慨。安省政府立即在湖濱顯眼地方樹立起一塊巨大廣告牌，上面赫然寫着：「Lake Ontario」。加拿大人民友善熱愛和平，但絕不接受霸權欺凌。

加拿大政府意識到，時代變了，經濟命脈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除了強硬對美國徵收等額關稅作為回應，對內努力消除省際貿易壁壘，對外積極拓展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其新的經濟政策得到大多數民眾支持。

安大略湖的浪花依然閃光，它美麗的名字已叫了四百多年，這是歷史，也是現在和未來，任何人都改變不了。